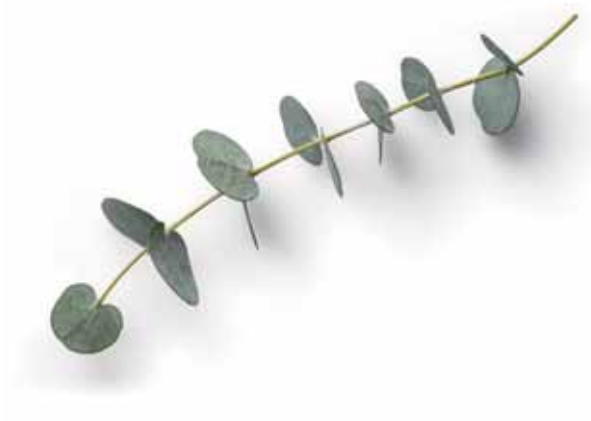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茶林啊茶林

陈小艳

常听父亲讲起，爷爷的爷爷是靠做茶油生意“发家”的。到了爷爷这辈，他不善于经营，卖了很多田地维持生计，解放后家里划为“富裕中农”。从小听父亲讲祖辈卖油的故事，我对油茶有了份特殊的感情。

我记忆中的那一片油茶林，是上世纪80年代“分山到户”的。父亲运气好，抽签抽到了村里最好的这一片油茶林。位于半山腰，不是祖坟地，不用担心火灾。林子有30多亩，阳光充足，黄土地土质疏松肥沃，油茶树正处壮年，结果子多。丰年要摘40担茶子，“打油”近200斤，当然这与父亲的勤劳是分不开的。

记得那时，暑假“双抢”后，我们全家就要转战“茶林”，去山上“挖山”。整个过程要持续20多天。天蒙蒙亮，父亲磨好柴刀，把锄头放水里泡湿。吃了早饭，我们一家五口出发了。父亲走前面，我们仨娘女扛着锄头，弟弟提着水壶走后边。父亲先把灌木、荆棘砍掉，发现枯枝、枯木要砍下来，用藤条捆成大小不一的“把柴”。我们在后面用锄头挖地，挖的时候尽量“斩草除根”，用不了多久，大家都会汗湿了背。竹子根粒、荆棘很难对付，父亲的要求高，打着赤脚能在山里走路，才算满意。弟弟挖一下，歇一下，他会去“掏鸟窝”、摘野果子吃、学鸟儿叫、抓蛔虫、逗蟋蟀、挑黑蚂蚁，蚂蚁个大，他玩腻了，就踩死它们。妈妈说，踩死了有“过”，下一辈子会变成蚂蚁，他不信，照踩不误。中午接近12点，我们才回家吃饭，山里树下能躲荫，不算太热。下山每个人背着一捆柴，柴勒着肩膀疼，左右轮换着使，父亲先到家，就会来接我的。吃了中饭休息

两个钟头，下午还要挖山。暑假过完，家里的柴墩子越来越高，茶子柴烧火有“热力”，煮猪潲、蒸酒、烧砖窑，都好使。

寒露节当天，开始摘茶子。提前三天，村里就安排人鸣锣，提醒村民不能提前采摘，抓住了就算偷盗，要罚款。提前采摘，“油路”不好，山上隐蔽性好，怕有人“打毛栗秋”——偷摘别人家的茶子。摘茶子比“双抢”显得紧迫，寒露节，天气凉，露水深，但家家户户没天亮就起床。父亲准备工具:柴刀、箩筐、背篓、畚崽、蛇皮袋等。我们戴帽子，穿旧衣服，一般是穿解放鞋，带些零食，亲朋好友会来帮工。我工作后，还请班上学生来帮忙，老公是班主任，一次请10多个学生，现在想来真是惭愧。小孩喜欢爬树，爬树摘茶子视野开阔，往下踩树枝，妈妈就可以轻松摘到茶子。一畚崽满了，我倒箩筐里，箩筐满了，装蛇皮袋。父亲先挑一部分回家，这个活儿最累，山路崎岖，路边杂草丛生，碰到下雨天路滑，摔跤常有发生，茶子掉了一地，再来个个捡……

读小学时，要交茶子给学校，美其名曰“勤工俭学”。一年级10斤，二年级20斤，以此类推……孩子们帮自己家摘了茶子，就忙于捡茶子交任务。胆大的“打毛栗秋”，那块山还没摘，躲在树下观察，看没人看管，瞅准一树“好茶子”，很快摘满一畚崽。弟弟一天称一下，任务完成了，就不再捡茶子。1989年我读初中，幸运的我考上了县城的一中，从此不需要“交茶子”。弟弟在七中读初中，每一年交70斤茶子，他分三次背去学校，背不动时会哭。初三那

年，他转到家门口的导子中学，我猜想是不是他害怕交茶子呢。

茶子摘来，放在禾坪上，用塑料薄膜盖住，封存几天。太阳大时，梳开晒干壳。拣茶子就是把“胡子”拣出来，再晒干，茶壳可以烧火的。打油前晚，母亲放在煤火上，用烘篮再烘烤茶子，这样出油率高。古老的“油屋”，建在有水源的田边，流水冲击大磨，磨碎茶子，大柴火蒸熟茶麸粉，用木桶挖出来倒入两个圆铁圈里，用脚踩紧，再用稻草包起来，码成一排，一排十三四个，然后卡紧，几个大力士轮流撞击，金黄的茶油就滴落下来，满屋飘香。榨干就剩下“麸”，以前女人用这种麸熬水洗头发，头发油光发亮的，麸还可以杀虫消毒、做肥料、闹鱼仔等。

近些年，村里劳力外出打工，父辈体力不支，山上灌木丛生，走的人少了，路便没有啦。油茶树老化，没人打理，产量锐减。我也问父亲：家里那一片油茶林呢？他说给舅舅家管理。现在舅舅家自己的茶山都没管啦。忙于带孙子的父亲，心中虽有不舍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母亲说，即使有一担现成的茶子，她也挑不起啦。

“物以稀为贵”，以前10元一斤的茶油，现在卖到了70元一斤。现代人注重养生，据专家说，茶油是高级食用油，茶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，有药用效果，经常食用，可以预防“三高”，延缓衰老，还有减肥美容，淡化色斑和皱纹的神奇功效。茶油这么好，可这么贵，一般老百姓吃不起啊。

什么时候能提高油茶产量，让油茶走上国际餐饮舞台，成为美味餐桌上不可多得食用油呢？

和唐奶奶交朋友

社会玲

一天晚上,我正独自在家看书,突然听到有人敲门。我隔着防盗门问:是谁?无人吭声。悄悄贴近猫眼一看,居然是楼上的唐奶奶佝偻着腰立在门外。这么晚了，她来敲门肯定是有要紧的事,我赶紧开门。

唐奶奶进了门，一把拉住我的手恳切地说,这几天可把我给难受坏了，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声，你放在门外的那个花,我也没问问你,就给拿回家了。

原来,前几天,家里一株风信子花开败了,我就随手放在了门外,打算下楼时顺手带下去扔到垃圾桶里。谁知等我下楼时,门外的风信子不见了,我以为是楼道清洁工顺带收拾了，没想到被唐奶奶当宝贝拿回了家。

我看着叶子好好的，想养养看它再开花不,但我上网查了一下,不行，它要在4度左右的室温下才能保存。

唐奶奶沮丧地说。

所以我才扔了它呀，那风信子也不值钱,明年这时候再买就行了。我安慰唐奶奶。

我拉唐奶奶坐下，拿了一杯酸奶给她。唐奶奶放下酸奶,环顾四周说,你家真干净,花养得真好,有档次!

第一次听见有人夸我家花“有档次”,得意之下,我拽着唐奶奶的手走到窗前，让她看我家窗台上几盆正盛开的花。

咦,你喜欢读贾平凹的书啊?唐奶奶拿起茶几上我正看的书,惊喜地问我。是啊,我说。

哎呀,那咱俩可真是有缘啊!贾平凹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啊!唐奶奶激动地说。

原来唐奶奶曾经是中学老师，教化学。但她也喜欢文学，读了不少中外名著。提起狄更斯、莫泊桑、小仲马的作品，

如数家珍。除了贾平凹,她还喜欢张贤亮和石舒清。这可真是让我没想到的事。我们从张贤亮的影视城聊到他劳改的农场,又聊到他的《绿化树》。提起石舒清,我告诉唐奶奶,他的《清水里的刀子》已经拍成电影啦……我们越聊越开心,竟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唐奶奶要离开了。她说,哎呀,真没想到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哪!今天可真开心!我哈哈笑着拥抱了一下唐奶奶,准备送她出门。

再见!小杜,我一出门你就关门,不许看着我上楼,楼道冷,你穿那么少!唐奶奶说。

我说,嗯,但我得给您把楼道灯打开啊!

楼道灯亮了，唐奶奶拽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慢慢地上楼。我半掩着门,悄悄地看着唐奶奶的背影一点点向楼上移去。

过节样子

唐胜一

中秋将至。身为父亲,我早早就给远在外地打工的儿女们打去电话:“中秋节一定回来哦。”“好的,一定回来。”“爸,我会回来的。”儿女们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中秋节的习俗是家人团聚,围坐在院落坪里,乘着习习晚风,边唠嗑,边吃月饼,边赏当空明月,其乐融融。尽管我们老一辈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勒紧腰带过日子,生活甚艰,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还是要买月饼吃的。所以,我老伴很坚决地说:“中秋节肯定要买月饼,而且还必须是买我们衡阳的酥薄月饼。”

提到酥薄月饼,我忆起了孩提时代吃月饼的往事。有一年中秋节前的一天,碰巧生产队里派我父亲去市里出公差,父亲顺便买回了一包酥薄月饼。父亲刚进门,那香喷喷的味儿令我口水直流。我忙着走向父亲跟前,笑嘻嘻地巴望着。“去去去,现在不能吃,明晚给你吃。”父亲一边说着,一边将月饼交给我娘,吩咐说:“你收好了,我按人头买的,明晚过节是一人一个。”可我馋得不行,哪等得到明晚呢?于是,趁父母、哥姐出集体工时,在家里翻箱倒柜,最终找着了,不管不顾地偷偷吃掉一个。待到第二天晚上过节，娘将月饼拿出来准备分给各人时,我忘乎所以地嚷着:“这月饼好好吃哦!”娘脱口便问:“你咋知道的?”父亲疑惑地说:“是不是偷吃了啊?”娘给大家分完月饼,果真自己没有了。父亲瞪大眼珠子,不由分说地冲到我跟前,大声问:“是不是你偷吃了?”我摇着头矢口否认:“没有,我没偷吃!”这话犹如火上浇油,点燃了父亲心中的怒火:“你还嘴硬!”他一边说着,一边扬手打了我一个大耳光,打得我踉踉跄跄站立不稳,倒在地上“哇哇”大哭。娘见状一把抱起我,然后虎着脸冲我父亲吼:“你打孩子干嘛?孩子是没得吃才去偷吃的嘛!”父亲自知理亏,也就一言不回地任我娘大骂了一顿。

这记耳光令我难忘。直到后来,我才知道父母亲的良苦用心。父母认为,既然儿女们都觉得酥薄月饼好吃,那就满足一次吧,反正一年一次中秋节,给儿女们打打牙祭吧。娘很用心,年复一年地提醒我父亲买酥薄月饼,年复一年地带着愧疚跟我们讲:“现在困难,只能买点月饼让你们尝尝,不枉过个中秋节吧。待来年经济状况转好,一定多买些月饼让你们吃个饱、吃个够!”

改革开放之初,我娶亲成家,与村上的年轻人一道南下广东打工。比起在家耕种田地的“稻谷加稻草”来,划算多了,我们总能腰包鼓鼓地扬眉吐气，逢年过节回老家,“衣锦还乡”一般趾高气扬。1983年中秋节,我从广东返回老家，在衡阳市转车时，跑到大商场里买了5斤酥薄月饼带回家。父母见了,笑嘻嘻说:“蠢伢子,买这么多月饼干嘛?”我回答二老:“大家不都没吃过过酥薄月饼么?这回就放开肚皮吃个饱!”

此后，我家不仅仅有够吃的酥薄月饼,而且还逐年提高档次。先年买普通的，第二年就买好点的，再后年就买高档次的，直至现在就买超级豪华型的。

可自早几年起，我的儿女们就不赞成中秋节买月饼，而且反对所有的节日办特别的节礼。“爸，妈，你们咋还是旧观念哪，一到过节就办很多节礼干嘛?多浪费啊!”我们告诫儿女：“过节就要有个过节的样，办好点，吃好点嘛!”他们反驳道：“可现在的生活这么好，天天都像过节一样，没必要浪费吧?”我琢磨着，觉得儿女们讲得很在理，便点点头说：“理，倒是这个理呢。但传统的节日总不能丢吧，即便摆摆样子，也要与平常不同吧。”所以，逢年过节，我们家如同普通人人家一样，依旧大操大办。

当儿女们看到家里又买有月饼时，嘟嚷着：“咋还买月饼嘛?”我很严肃认真地告诉儿女们：“过传统的中秋节，我们总得有个过节的样嘛!”

经我这一说，儿女们豁然开朗。我儿子抢先说：“对，老爸讲的有道理，要传承传统节日过好中国节，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。”

我由衷地高兴起来，向儿女们投去欣慰的一瞥。